

西游補

西游補

董若雨著  
劉半農校點

實價七角

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北新書局發行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分發行處

南京花牌樓  
北平琉璃廠  
廣州永漢北路  
重慶天主堂街

北新書局

## 西遊補序

予遊鴛湖，得見此本於延州來氏。原本略有評語，以示我友武陵山人。山人曰，「未盡也」，間疏證一二，以示三一道人。道人曰「嘻，猶未盡」，乃覆加評閱考論，而刪存其原評之中竅者；猶以爲未盡，不得如悟一子之詮西遊記也。予曰：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；讀者隨所見之淺深，以窺測古人而已，奚所謂盡者？西遊借釋言丹，悟一子因而暢發仙佛同宗之旨，故其言長。南潛本儒者，遭國變，棄家事佛；是書雖借徑西遊，實自述平生閱歷了悟之迹，不與原書同趣，何必爲悟一子之詮解。且讀書之要，知人論世而已。今南潛之人與世，子既考而得之矣，則參之是書，性情趣向，可以默契，得失離合之間，蓋幾希矣。若夫不盡之言，不盡之意，邈然於筆墨之外者，此則其別有寄託，而不得已於作書之故，豈可以穿鑿附會，而自謂盡之。道人曰：

「書意主於點破情魔；然西遊全書，可入情魔者不少，何獨託始於三調芭蕉之後？」曰：南潛易發，因見杏葉而悟黃鐘之度。（說見易發中之杏葉飛龍表篇，謂黃鐘之律，爲杏葉之正位，其論絕創。病禪識）。西遊言芭蕉扇，小如杏葉，展之長丈二尺，或有所觸，遂託始於此。道人笑曰：「其然；此亦不可盡之一證也。」他日，將授之梓，而請序於予，因書其語以貽之。癸丑孟冬，天目山樵職。

武陵山人，卽金山顧尙之先生，精于醫算，有遺書十二種，與元和李尙之先生先後齊名。

不盡之言云云，蓋已窺見作者本意，而未便明言。金山錢顧兩家，皆喜爲宏覽博物之學；或者故老所傳，秘笈所記，抑所謂舊鈔本者，尙有評跋可據，而礙難付刊，遂從割愛，皆未可知。總之，此書命意，止是借徑成文，與前書無甚關涉。雜記總釋諸家，皆深欲

是書之傳，故止就外面立說，以示此書託意，不過如是；而其言外之意，皆不贅一辭。孔子作春秋，尚有所嫌諱以避禍；弟子皆口耳相傳，至漢公羊壽始著竹帛，猶此意也。

据總釋引虛空而無主人云云，知三一道人即雪枝先生從子也。惜不知天目山樵及真空居士究屬何人。以上三則病禪識。

作者語長心重，於文網嚴密之時，假空中樓閣之思想，隨筆揮寫，妙緒環生，其黍離麥秀之感，躍然紙上，病禪已先我而言之矣。是書埋沒已二百年，刊本甚尠，亟宜流傳表彰，藉以見遺民隱痛，無所宣洩，無聊之極思，如是如是。宣統己酉二月，明心子識。

## 讀西遊補雜記

讀西遊摹擬逼真，失於拘滯；添出比丘靈虛，尤爲蛇足。後西遊瀟洒飄逸；不老婆婆一段，借外丹點化，生動異常；然小行者小八戒，未免窳白。此於三調芭蕉扇後補出十六回之文，離奇恟恍，不可方物；未來世界入勘秦一段，尤非思議所及；至其行文，有起，有訖，有伏案，有繳應，有映帶，有穿插，有提挈，有過談，有鋪排，有消納，有反筆，有側筆，有頓拆，有含蓄，有平行，有突兀，有疏落，有縝密，且帙不盈寸，而詩歌，文辭，時文，尺牘，平話，官詞，佛偈，戲曲，無不具體，亦可謂能文者矣。

前書羅剎女一案，實行者生平所未經；稍稍立脚不定，便入魔障，故後西遊以不老婆婆一段擬之。此則卽借其意，從本文引入情魔，由情入妄，妄極歸空，爲一切世間癡情人說無量法。十六回書中，人情

世故，瑣屑必備；雖空中樓閣，而句句入人心脾，是真具八萬四千廣長舌者。

行者第一次入魔，是春男女；第二次入魔，是握香臺；第三次入魔最深，至身爲虞美人；逮跳下萬鏡樓，尙有翠繩娘羅刹女生子種種魔趣。蓋情魔累人，無如男女之際也。

或曰：以鬪戰勝佛之英雄智慧而困於情，可乎？曰：人孰無情？有性便有情，無情是禽獸也。且佛之慈悲，非佛之情乎？情之在人，視其所用：正則爲佛，邪則爲魔。是故勘秦檜，拜武穆，尋師父，真非情也。情得其正，卽爲如來妙真如性。

或問悟空之爲悟幻，何也？曰：第二回提綱，大書「西方路幻出新唐」，明自此以下皆幻境也。故起首特揭出「悟空用盡千般計，祇望迷人卻自迷」二句。夫迷悟空者，卽悟空也。入世出世間喜怒哀

樂，人我離合，種種幻境，皆由心造，心即境也，心有萬心，斯境有萬境。入其中者，流浪生死而不自知，方且自以爲真境：綠玉殿，見帝王富貴之幻；廷對秀才，見科名之幻；握香臺，見風流兒女之幻；項王平話，見英雄名士之幻；閻羅勘案，見功名事業忠佞賢姦之幻；——幻境也，鬼趣也，故以閻羅王終之。自跳出鬼門關，扯斷紅線，艱難歷徧，覺悟頓生。然而小月王宮中之師父，猶非真師父也。彈詞茗戰，以瀟洒爲悟；仿古晚郊，以閒適爲悟；擬古昆池，以山水爲悟；盧中漁唱，以疎野爲悟；悟矣乎？猶未也。情根未絕，妄相猶存；命竟何如，不堪回首！始而悲，繼而哭，旣而疑，終而亂；蘊味世味，交戰於中；大憤大怒，莫知所適；於此真實用力，然後憬然真悟：幻境皆空，非幻亦空，始是立脚之處。虛空主人一喝：悟空不悟空，悟幻不悟幻，正爲將悟人對病發藥。蓋能悟幻，始能悟空。然但能悟幻



而未悟空，則其悟仍幻。用力有虛實，見道有淺深，此悟空悟幻之分也。

三調芭蕉扇，其因也；波羅蜜王，其果也；言下指點，明示歸結。

曰虛空，曰主人，虛空有主人乎？虛空而無主人，是頑空也。然畢竟如何是虛空主人，請讀者下轉語。

按鈕玉懋『觚觚續編』云：『吳興董說，字若雨，華閔懿孫，才情恬適；淑配稱閩關之賢，佳兒獲芝蘭之秀；中年以後，一旦捐棄，獨飯淨域，自號月涵。所至之地，縉素宗仰，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。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，視若蔑如，而身心融悟，得之典籍。每一出遊，則有書五十擔隨之，雖僻谷之深，洪濤之險，不暫離也。余幼時曾見其西遊補一書，俱言孫悟空夢遊事，暨天

驅山，出入莊老，而未來世界，歷日先晦後朔尤奇。」（並見顧氏書目辛字六十二，病禪識。）據此，知西遊補乃董若雨所作。按若雨「豐草菴雜著」凡十種，曰：「昭陽夢史」，「非烟香法」，「柳谷編」，「河圖卦版」，「文字障」，「分野發」，「詩律表」，「漢鏡歌發」，「樂緯」，「掃葉錄」。其見於「四庫全書總目」者，有「七國考」十四卷；見於「存目」者，有「易發」八卷，「運氣定論」一卷，「天宮翼」無卷數，及「薄鏡歌發」一卷而已。朱竹垞「明詩綜」云：「董說，字若雨，烏程人，晚爲僧，名南潛，字寶雲，有『豐草庵』等十八集」。『易發提要』云：「董說，字若雨，湖州人，黃道周之弟子也，後爲沙門，名南潛。其論易專主敷學；兼取焦京陳邵之法，參互爲一，而推闡以己意。其根柢則黃氏「三易洞璣」也」。然則若雨爲僧後改名南潛，字寶雲，而月涵乃其別號。所著諸書，惟「七國考」

刊於雪枝從父『守山閣叢書』爲最著，其餘皆就湮沒。故『西遊補』一書，宜亟刊以傳世也。

問西遊補演義耳，安見其可傳者？曰：凡人著書，無非取古人以自寓；書中之事，皆作者所歷之境；書中之理，皆作者所悟之道；書中之語，皆作者欲吐之言；不可顯著而隱約出之，不可直言而曲折見之，不可入於文集而借演義以達之；——蓋顯著之露，不若隱約之微妙也；直言之淺，不若曲折之深婉也；文集之簡，不若演義之詳盡也。若雨令妻賢子，處境豐腴，一旦棄家修道，度必有所大悟大徹者，不僅以遺民自命也。此書所述，皆其胸膈間物。夫其人可傳也，其書可傳也，——傳其書即傳其人矣，雖演義庸何傷？

第四回云：「堯舜到孔子是純天運」。按董君之學，出於黃石齋。石齋『易象正』（『易象正』十六卷，與『三易洞璣』同旨，而

推其所未盡。病禪識。）以周桓王元年當蒙卦，則非其師說；而宋牛無邪傳邵子之學（牛無邪，名思純，其「推行經世書」，有所謂寶局者，見宋祝「泌觀物篇解」。病禪識。），以堯之世當賁，則亦非邵學。其所著「易發」中「飛龍訓篇」，謂堯舜周孔，皆以飛龍治萬世；又其「天官翼」，以章薊紀元元會運世立論，謂曆數出於卦爻，所列「恆星過宮」「年干入卦」二表，以星次遞相排比；至帝堯甲子，適值張心虛昴居四仲之中，與堯典中星合，遂據以爲上遡下推之證；則其用卦爻起曆，蓋以堯時爲本，正與西遊補中語相應。軌革之術，隨人推行，本無一定也。玉史仙人似影指宜聖而言；八卦爐中，殆其自謂。

雪枝，卽金山錢闡祚，刊「守山閣叢書」者。其弟熙輔，續編吳氏「藝海珠塵」刊行之。記中稱雪枝爲從父，意卽熙輔之子；其子

行名字，並從土旁。如培讓培杰之類，惜不能的指其名。卽其小處，尙攷證博洽乃爾，名家子濡染有素也。病禪識。

## 西遊補答問

問西遊不闕，何以補也？曰：西遊之補，蓋在火燄芭蕉之後，洗心掃塔之先也。大聖計調芭蕉扇除火燄，力竭之而已矣。四萬八千年總是情根團結。悟通大道，必先空破情根；（武陵山人云：此作者自言其所得，然畢竟是釋氏之學。若聖人則不必空破情根，而已悟通大道矣）；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；走入情內，見得世界情根之虛；然後走出情外，認得道根之實。西遊補者，情妖也，情妖者，鯖魚精也。

問西遊舊本，妖魔百萬，不過欲剖唐僧而俎其肉；子補西遊，而鯖魚獨迷大聖，何也？曰：孟子曰：『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』

問古本西遊，必先說出某妖某怪；此叙情妖，不先曉其爲情妖，何也？曰：此正是補西遊大關鍵處。情之魔人，無形無聲，不識不

知，或從悲慘而入，或從逸樂而入，或一念疑搖而入，或從所見聞而入；其入此境，若不可已，若不可改，若不可忽，若一入而決不可出；知情是魔，便是出頭地步。故大聖在鯖魚肚中不知鯖魚，跳出鯖魚之外而知鯖魚也。且跳出鯖魚，不知頃刻而殺鯖魚者仍是大聖；迷人悟人，非有兩人也。

問古人世界，是過去之說矣；未來世界，是未來之說矣；雖然，初唐之日，又安得宋丞相秦檜之魂魄而治之？曰：西遊補，情夢也。譬如正月初三日，夢見三月初三與人爭鬪，手足格傷；及至三月初三，果有爭鬪，目之所見，與夢無異。夫正月初三，非三月初三也；而夢之見之者，心無所不至也；心無所不至，故不可放。

問大聖在古人世界爲虞美人，何媚也？在未來世界便是閻羅天子，何威也？曰：心入未來，至險至阻；若非振作精神，必將一敗塗地。

滅六賊，去邪也；刑秦檜，決趨向也；拜武穆，歸正也；（武陵山人云：此儒釋合一處），此大聖脫出情妖之根本。

問大聖在青青世界，見唐僧是將軍，何也？曰，不須着論，且看「殺青大將軍長老將軍」此九字。

問十二回「關雎殿唐僧墮淚，撥琵琶季女彈詞」，大有淒風苦雨之致。曰：天下情根，不外一悲字。

問大聖忽有夫人男女，何也？曰：夢想顛倒。

問大聖出情魔時，五色旌旂之亂，何也？曰：「清淨經」云：「亂窮返本，情極見性。」

問大聖遇牡丹便入情魔，作破壘先鋒便出情魔，何也？曰：斬情魔正要一刀兩段。

問天可鑿乎？曰：此作者大主意：大聖不遇鑿天人，決不走入情魔。



問古本西遊，凡諸妖魔，或牛首虎頭，或豺聲狼視；今西遊補十六回，所記鯖魚精竟同於平人，何也？曰：此四字正是萬古以來……

（此下原缺）

作書大旨，已揭明於第六條所舉九字：下四字，賓也；上五字之下三字，猶主中賓也。

（此下原缺），亦不敢信；或有更甚於此五字者，不便流傳，姑託之缺文耳。

鯖魚或兼指平西；蘇湖方音，「吳」「魚」兩字並讀若「痕」，此「魚」可通「吳」之證也。

第三回踏空兒一段，無數翻空奇論，而必結之以「倒挂天山，鑿開天口」二語，蓋亦隱射吳字矣。北音讀「魚」若「余」，呼以重唇音又若「豫」，則所指更親切矣。此等揣測，無異鑿天；緣病多事